端午的水

◎汪玉泓（河南鲁山）

端午的水清澈透亮，端午的水包治百病。

月宫里的玉兔捣了一年的药，在端午节这天，她把药洒在露珠上，洒在山泉里，洒在小溪流，洒在大河，洒在大江……族人这样说，奶奶这样说，娘也这样说，就这样一辈辈传承着。

端午节的头天晚上，母亲对我们说，明天早点起来，去大河洗脸，一年不得病，自己起来，甭让我喊，要不就不灵了。

天还没亮，父亲就挑起水桶，去担井水。偌大的村子，端午节那天的第一桶井水一定是属于我家的。

看我们没动静，母亲急了，跑到床边，晃动着，快起来，鸡子都叫两遍了。

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我和妹妹向大河走去。伸开双手，小草叶上的露珠，猫猫眼上的露珠，艾蒿上的露珠一颗一颗全落在掌心。妹妹摇我接，我摇妹妹接，把露珠涂在眼睛上，顿时透亮许多，把露珠涂在脸上，神清气爽。

大河里的水清澈见底，鹅卵石一粒粒清晰可见，鱼儿自由自在游来游去。掬几捧水，噗啦啦把脸洗了几遍，河水还有点凉，刚刚好，提精神。

自此，我养成了早起的好习惯。

小侄女儿，几个月大，端午节这天，娘张罗着给她洗澡。把艾蒿蒜辫子扔到大铁锅里，水烧开，滚几滚，艾蒿蒜辫子水起出来，倒在大盆子里，兑点井水，水不热不凉，想必是很舒服的。小娃娃在水里，两只小手拍着水，嘴里“哦，哦”欢快地叫着。

洗洗，不腌。娘说，我婴幼儿时期的每个端午节，都是这样的。任我努力搜索，也捕捉不到一丝丝这样的记忆，但我知道我一定和小侄女一样被母亲呵护得无微不至。

娘打开针线盒子，抽出五根不同颜色的线，把它们搓在一起，系在我和妹妹、弟弟、小侄女儿的手脖、脚脖上。到六月六这天，娘解下五色线，系在门前菜园里的茄棵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五色线，人娃儿戴，人娃戴了茄娃儿戴，大灾小病茄娃儿害。”

说来奇怪，洗了端午的澡，戴了端午的五色线，采了端午的露珠，用了端午大河里的水，我们姊妹几个、我的侄辈们一路走来无病无灾，茁壮成长。

读初中时，一个要好的朋友要我去她家玩，正是串友疯玩的时节，娘不阻拦，只是说，到别人家有点眼色，明儿是端午节，早点起来去河里洗脸。我随口应允，雀跃着和朋友朝着她家狂奔。朋友的母亲比我娘年长，脸上布满了慈祥的皱纹，佝偻着腰，见到我们，乐开了花，做了一大堆好吃的。临睡前，她来到我们床前，柔柔地说，红儿，明儿五月端午，早点起来去泉眼边洗脸……母亲的心都是一样的！

后来，我去县城读高中，去省城读大学，在城市工作，端午节的河水、泉水、露珠，就只存在我的记忆里了。

端午节的水是清澈的，洗涤着世间的浑浊。端午节的柔波，刻着母亲的爱，刻着屈原的傲骨。端午的水包治百病，对此，我亦深信不疑……

老司机的善良

◎袁占才（河南鲁山）

春分后第二天，党校司机老程接我到山里去为学员们讲地域文化课。一接一送，路程虽然不长，但途中遇到的三次紧急情况，老程处置得当，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

早上，老程提前5分钟开车到我住的小区门口。他一振我手机铃，我走出家门，上车坐到他身后位上。老程说，你坐前排，看窗外春景方便。我说，坐后面安全。老程说，你放心，我开车30多年，从油价每升七毛八到现在九块多，路上遇险无数，救人无数，自己侥幸都没大碍。于是，我回身坐到副驾驶位上。

小车出城，一路西去，眨眼工夫入了深山，路况虽好，但路面不宽，仅容对头会车。老程手把方向，不疾不徐。弯道多了起来，这截车道30年前还是土路时，曾作过香港至北京汽车拉力赛的赛道。窗外含绿吐翠，花事繁浓。我正看风景，车猛地一趄。我回头看左前，迎面，一小车擦着我们的车驰过，险些撞上。随之，老程猛回方向，紧靠右边慢行。右侧，是万丈深渊，一旦掉下去，人车俱毁。拐过弯道，片刻，老程示意后车超过，两车平行时，后车年轻的司机摇下车窗，微笑点头致谢。

我知道遇险，却不明就里。惊魂甫定，老程告诉我，今天，亏得他打左闪灯制止后车超车，才避免了一场车祸。我问怎么回事，他说，他从后视镜里发现后车要超车。山路这样弯曲，而最要命的是，后车即便知道这里有个急弯，又哪料得到前面有对头车？老程果断打左闪灯，示意自己的车左行，意在制止后车超车。否则，前后两车必撞。

车行山岭之上，道路两边梨花正艳。冷不丁，前方50米处，一对喜鹊从繁盛的梨花园中，亲热着落到路的正中间，交颈缠绵。老程一个急刹，把车停下。五六秒后，那对喜鹊相伴着翩然飞回雪白的梨林。按正常行驶速度，这对喜鹊定然命丧车轮下。老程说，这些年生态好了，在山里常常碰到鸟雀忘乎所以落到公路上的镜头，宁可耽搁一下，也得尽力保护它们。

下午返程途中，细心的老程发现前面一辆车左后门未关严，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正扒着窗玻璃往外看。司机旁副驾驶位上坐个女的，估计是妻子，两口子只顾着说话，忽略了孩子。老程当即决定鸣笛超车提醒。因路面较窄，前车一直不让道。老程不敢心急，就这样追了七八里地。眼看着前车打了右闪要拐，依着惯性，孩子甩出车的可能性陡然加大。紧要关头，老程猛一发狠，冒着刮擦的危险，持续鸣笛加速，违章从右边逼停前车。前车司机不明就里，破口大骂。老程和颜悦色，示意他们往后座上看。妻子下车，一开左车门没锁，脸都吓白了，她一下子恍悟过来，抱出孩子，连声道谢。丈夫也瞬间明白，赶紧下车握住老程的手，一迭声地说感激的话。

老程的良善之举难能可贵，他救了别人，也温暖了坐车的我。今后用车，就用老程的。

收麦

◎张慧琴（河南舞钢）

布谷！布谷！又到一年收麦季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，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箪食，童稚携壶浆。”麦忙季节没闲人，上世纪70年代我上小学时，跟着老师去给生产队拾麦，小同学们不怕累，比着看谁拾得多。渴了，喝井凉水，放点儿糖精，凉甜解渴，感觉幸福得不得了。

上中学时，我就参加生产队割麦了。头天晚上，父亲把镰磨得明晃晃的，挂在窗户上。早上，听到“吃杯茶”的叫声，就起床下地割麦。一人一耧，站一排开始割。低着头，弯着腰，右手拿镰一钩，左手一揽，月牙大镰刀，唰一声，割一个麦铺；个个汗流浃背，手上、胳膊上都是麦芒扎的小红点，脸上、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麦尘；顾不得热和疼，顾不上擦汗直直腰，一弯腰一口气割到头。腰弓得直不起来，疼得像折了一样；坐到田埂上，直直腰，喝口水，赶紧再去分一耧。再苦再累也得坚持，麦收季节停一停，风吹雨打一场空。

难忘那年麦天，风雨交加下了几天，熟透的麦都倒在了地上，像石磙碾过一般，平铺一地，有的麦已生芽。雨停后，低洼地里还有积水，人们穿着胶鞋就下地了。顺着麦倒的方向，一把一把扶起来，一镰一镰割，一捆一捆搬到路上装车。割麦累，割倒伏的麦更累！

“麦收有五忙，割挑打晒藏。”每天割完麦，一杈一杈挑车上，一层一层压茬装，车装得像小麦秸垛。挑麦、踩车、刹车，一样不敢马虎，稍不注意，到路上麦秃噜下来，那就麻烦大了。

麦拉回家，上垛、摊场、碾场、翻场、起场、拢场、扬场、晒麦、装袋、入仓、交公粮……每一步都布满艰辛。扬场，如果白天没有好风，夜里还得拉着席睡在打麦场上。来风了，起来扬一会儿；没风了，再休息；刚躺下迷迷糊糊要睡着，又来风了，再起来扬。就这样，一夜折腾几次，能扬出一场麦，就谢天谢地了。

那时总梦想着，要是神仙显灵，一夜间麦都变成籽该多好！如今，随着科技进步，梦想变成了现实。从播种、打药、收割到销售，每个流程都有专业人员运作，农田打药还用上了无人机；大型联合收割机地里转一遭，金灿灿的麦粒流满了仓；微信一扫，粮食变成钱打到账户上。不用起早贪黑，不用头顶烈日，也不用弓背弯腰动镰刀；再也不怕连阴雨，也不用担心风不顺扬不成场，更不用排队交公粮。收麦不受累，种地有补贴，现在庄稼人的日子真舒坦。田家多闲月，五月也不忙；一夜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；地头站一会儿，粮食钱到账。这样当农民，咋能不喜欢！